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隆
道顯功文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一

天聰八年十一月癸丑朔

賜毛明安部下吳巴海胡稜楊古海吳班代甲

胄雕鞍緞布銀器有差



初巴林部落達爾馬什里往科爾沁國噶爾珠

塞特爾處省親父死不歸離其兄弟依附噶爾

珠塞特爾叛去至是悉奪其牲畜執回盛京給

和碩託貝勒養之

丙辰



教漢部落班第額駙偕格、歸寧
皇福金率諸福金貝勒迎宴之入城

丁巳

教漢部落班第額駙偕格、見

上進筵畢獻馬駝牛羊酌納之

壬戌

前遣固舅阿什達爾漢達雅齊塔布囊往外藩
蒙古與諸貝勒議事分畫牧地至是還報會議
之事言本年十月二十二日臣等二人與兩黃
旂下多諾楚虎爾達賴兩紅旂下寨桑榜式吳

巴里山津西白旂下寒冷塔布囊阿都海西藍
旂下衛徵蝦班札尔教漢柰曼巴林札尔特翁
牛忒四子塔賴吳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各部落
管事大小諸貝勒大會于春科尔地方分給蒙
古諸貝勒地翁牛忒與巴林以胡喇虎胡虎布
里都為界巴林与廂藍旂以克里葉哈達胡濟
尔阿達克為界西紅旂与柰曼以巴噶阿尔合
邵巴噶什魯蘇忒為界教漢與正藍旂以札噶
蘇台囊家台為界鑲藍旂與四子部落以杜木
大都藤格里克倭朵尔台為界塔賴達尔漢與

兩白旂以塔喇布喇克孫島為界正藍旂與扎
魯特以諾綽噶尔多布圖俄魯木為界合計地
界大勢西南至噶古爾蘇西至納喇蘇台西北
至哈爾占北至胡喇虎克里葉哈達巴噶阿爾
合邵扎噶蘇台杜木大都藤格里克塔喇布喇
克諾綽噶爾東北至納噶台東至兀藍達噶胡
里也圖東南至哈爾巴噶爾南至多布圖俄魯
木胡得勒島內格圖莽喀布木巴圖胡魯蘇台
古爾班克谷爾庫痕尼哈喇合邵噶海茅高阿
大克門綽克什喇虎敖塔孛羅兀喇漢哈達等

處倘有越此定界者坐以侵犯之罪至于往來
駐牧應會齊移動不許參差其分定地方戶口
之數正黃旗二十戶鑲黃旗六百戶正紅旗八
百二十戶鑲紅旗八百三十戶鑲藍旗六百七
十戶正白旗六百四十戶鑲白旗七百戶正藍
旗七百戶款漢一千八百戶柰曼一千四百戶
巴林塞特爾八百戶滿朱習禮八百戶達爾漢
巴圖魯土巴二千四百五十戶內齊土巴濟農
二千戶四子部落土門達爾漢二千戶塔賴達
爾漢車根塞冷二千戶杜梭濟農二千戶陳代

青二千戶共計一萬五千二百戶奏畢復以會
同審斷罪案分款奏聞一奈曼部落袞出斯巴
圖魯于征大同宣府時爭奪俘獲斫傷喀喇沁
項諾木塔布囊部下布顏圖頭顱達賴吳巴什
脫圖塔布囊納哈蝦喀喇沁部落布牙什黑渾
津博第榜式等五臣不以袞出斯巴圖魯事赴
告于會審之所乃私議于達賴吳巴什家袞出
斯巴圖魯應罰牲畜八隻一隻止議罰十六隻
有違律令會審諸貝勒議坐袞出斯巴圖魯以
違令罪離其部眾其違例私議之五臣論死妻

子入官山津于彼等私議時不諫亦擬罰牲畜
二十七隻

上曰諸貝勒大臣所議良是此輩過惡何足較
量袁出斯巴圖魯姑免離部眾罰馬二百匹
駝十隻五臣六免死達賴吳巴什納哈蝦各
罰牲畜八十一隻脫固塔布囊布牙什里渾
津博第榜式各罰牲畜二十七隻山津罰牲
畜九隻仍令給袁出斯巴圖魯斫傷之人牲
畜八十一隻一塔爾楚爾虎部下一人奔入
奈曼俄齊爾部落依其親戚業農為生畜有

二牛俄齊爾不問其主私殺其一食之初議罰
牲畜二十七隻俄齊爾誣國舅阿什達爾漢審
斷不公疏聞于

館

上會審諸貝勒大臣覆審盡無徇庇議罰俄齊爾
馬百匹駝十隻

上曰爾等所議良是似此過惡何足較量今姑罰
牲畜二十七隻一翁牛武部部落塔喇海班第二
人越所限地界私至哈游占哈賴木輪地方罰
罰馬千匹駝百隻

上命從寬各罰馬百匹駝十隻令八旗各分一分

上命從寬各罰馬
俄木布達爾漢卓禮克圖塔賴楚虎爾吳喇
忒各一分車根半分一奈曼部落衮出斯巴
圖魯圖大同朔州牛坪官三城時不依指授
汎地立營私駐營外罰馬三千匹駝三百
隻

圖

上命從寬罰馬百匹駝十隻令各旂各分一分杜
稜濟農東代青達爾漢卓禮克圖塔賴吳喇忒
各一分車根半分其衮漸斯巴圖魯圖斫傷喀
喇沁部落瑣諾木塔布囊下布顏圖頭顱所罰
馬百匹駝十隻令八旂各分一分審事貝勒

塞本達爾漢巴圖魯內齊東代青俄木布達
爾漢卓禮克圖塔賴吳喇忒各分一分車根

半分

乙丑

以六部官員三年考績分別陞授官職吏部承

政圖爾格先經革職復授為二等甲喇章京李

延庚由三等甲喇章京陞為二等甲喇章京啟

心郎索尼以白身授為浙錄章京參政庫拜由

牛錄章京陞為三等甲喇章京禮部承政金玉

和由三等梅勒章京為二等梅勒章京啟心郎

書 館

初充格以白身授為牛录章京叅政穆護由牛
录章京陞為三等甲喇章京工部承政孟阿圖
由三等甲喇章京陞為二等甲喇章京兵部承
政葉克舒由三等梅勒章京陞為二等梅勒章
京蘇納額駙由牛录章京陞為三等甲喇章京
叅政恩格圖由三等甲喇章京陞為二等甲喇
章京叅政阿尔津由三等甲喇章京陞為二等
甲喇章京叅政傅喀授為牛录章京啟心郎穆
成格以白身授為牛录章京刑部承政車尔格
先經革職復授為牛录章京叅政郎丘先六革

賅復授為牛录章京啟心即額爾額克圖以白
身授為牛录章京戶部承政英俄尔岱由一等
甲喇章京陞為三等梅勒章京薩壁翰先經革
賅以稱賅復授為牛录章京金礪由三等梅勒
章京陞為二等梅勒章京啟心即布丹以白身
授為牛录章京叅政馬福塔先經革賅復授為
牛录章京庫礼先經革賅復授為牛录章京吳
守進由二等甲喇章京陞為一等甲喇章京薩
木哈圖係分得拑什庫以征大同率本甲喇兵
攻保安有第四登城功為戶部參政又考滿二

等以称朕故陞為牛录章京喀愷係白身先攻
廣寧北三寨時与敵人途次遮擊身先衝入又
代吳巴海管牛录先時貧戶頓令殷實陞為牛
录章京

石国柱病故以其子達爾漢襲三等梅勒章京

准再襲九次李廷国病故以其子大虎襲牛录

章京准再襲一次張士彦年老以其子朝璘襲

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襲浙次刘世勲年老以其

子漢英襲三等梅勒章京准再襲五次楊春華

病故以其子煦襲牛录章京

戊辰

和碩額爾克楚虎爾貝勒多鋒請

上及

館

皇諸福金幸其第備陳樂舞具盛筵復獻雕鞍馬

貂鑲朝衣元狐裘黑貂裘貂帽鞞帶等物

圖

上納馬二匹

先是遣額爾德尼囊蘇喇嘛哈爾松阿往迎察

哈爾因歸附之衆至是漸報言渡黃河三日方

遇塞冷車臣寨桑初他特車爾貝寨桑塞冷布

都馬爾寨桑沙布古英寨桑阿玉石台吉巴特

都馬爾寨桑沙布古英寨桑阿
瑪台吉古魯思希布台吉兄弟班第庫魯克阿
爾薩虎墨勒根巴圖爾札薩古爾吹爾札木蘇
塔布囊札薩古爾吳孫泰都喇爾札薩古爾巴
陽阿札爾固齊祁類都喇爾薩馬克談達爾漢
喇嘛代青囊蘇喇嘛達爾漢囊蘇喇嘛俄託齊
額木齊率四百戶來歸携之渡黃河苗居于西
拉木輪地方又有未渡黃河俟冰結後至者巴
賴都爾莽賴寨桑摩羅爾額爾德尼寨桑溫多
額爾德尼寨桑邁喇寨桑唐泰舒冷格兀蘭巴
圖魯寨薩木秉圖古英布達習禮台吉博爾和

扎薩古爾額世格庫魯克巴吉爾扎薩古爾古
莫塔蘇爾海蝦衛徵囊素喇嘛等共計五千戶
二萬口先是征大同攻克保安州時已布泰阿
格獲財帛甚多

上再三問以所得若何

書

毫無所得

上察其形曰豈有絲毫無獲之理令搜其帳內緞
幣及衣服青白布堆積充棟又陰送物于其子
噶布喇帳內亦俱搜獲

書

是下法司議坐巴布
泰欺

上罪照竊盜律革職奪其屬員噶布喇坐受其父

上罪照竊盜律奪其屬員
隱匿財物亦照竊盜律奪其屬員

己巳

正藍旂裁噶坐拏給塞勒二屯教塔一屯席白

圖一屯田地浮于人丁各令離本牛录別住革

賊

壬申

使大部蓋清屯僧格率江五十人來朝貢貂皮

牛录章京傳喀曰征大洞攻城時不運致雲梯

于城下棄置中途塔喀珠訟之法司遂革其牛

录章京賊奪所俘獲給塔喀珠

是日誅甲喇章京殷廷輅時考察管轄漢民官員分別撫養之善否戶口之繁減以定優劣殷廷輅不善撫恤耗損甚多詰甚損火之故則稱俱在諸貝勒大臣及民書之家已造漢人姓名及容苗漢人姓名冊籍送于考察大臣後乃佯為遺忘前冊更改一冊送去詭稱凶年餓死逃竄他方而竟私毀前冊及以前後二冊查對果是假造以其不善撫恤耗損民數甚多且素行詭譎誅之革帖式席喇布為廷輅改造冊籍亦鞭一百貫耳鼻

鞭一百貫耳翼

癸酉

先是徃征宣大時

上加恩于御前說書筆帖式館卜蘭胡丘托布齊等

欲其有所俘獲令各隨本書旂出畧及師旋入境

竟不即至且情于說書圖失誤直宿還家時又無

一人忽從

駕者至是文館大臣議罪送江禮部和碩薩哈廉貝

勒奏聞

浙

上曰說書人誠有罪然加以罪後人將謂朕以燕

寢之故而罪人遂赦之

甲戌

上偕和碩額爾克楚虎爾貝勒多鋒和碩薩哈廉
貝勒阿巴泰貝勒阿濟格貝勒率每牛录擺牙
喇兵三名每甲喇章京書員獵于蒙古地方是
夕駐蹕上榆林

圖

乙酉

諭從獵者曰若猝遇猛獸不可輕射不許一
二人逗遛在後有逗遛者執之若遇黃羊勿
逼近追逐逼近逐之恐從後逸出各照汛地
駐立帶傷之獸不可隱藏馬籠頭絆韉不可

駐立帶傷之獸不可隱蔽其籠頭絆韉不可

偷盜

丙子

駐蹕察罕諾爾

館

是日喇喀沁部落蘇布地普杜稜之子右魯思希

布具筵進獻馬駝却之

圖

壬午

駐蹕張古臺河口是夕賜宴群臣

十二月癸未朔

浙

朝鮮國王李倬遣宣川官李廷顯回二十人賚

復書至

丙戌

今羅德憲偕李廷顯朝見二使臣奉書跪拜
獻

上書曰春時兩國使臣往還後不聞

貴國動靜甚深瞻企秋間聞

汗有師旅之役雖傳言未確而傾溯益切今蒙惠

書始審旌旆返國休膺萬福何慰如之書中綏

綏無非愛我之言也兩國既成一家凡有難處

事宜尽情相告無非蘊畜乃兄弟相親愛之義

如是然後和事可永故前書有所云云今使

如是然後和事可永故前書有云

臣面奏今見來書頗相致訝簡末有意慮不及
之言此必敝邦誠意未孚而然無任慙覲我兩
國和好今幾年矣初告館

天時所誓云何信使往來隨事論難非一再矣倘
意有所未便宜明言之何至遽生疑阻耶前所
告若干條既被

貴國督過今不必更為縷悉但敝邦北邊之民
曰會寧開市及江北人刷還等事往來流離漸
至空虚身為國主使王百年祖宗境土一朝盡
棄不惟不穀得罪于祖先亦兄弟之間所宜動

念者也然止伸說我情其可否惟俟教耳兩國
和事

天所鑒臨如有一念欺誑心生毀渝將如欺
天何哉初信使發程明時實未知

貴固有征後及使臣至平安道被漢兵截駐淹
滯多日其間雖有聞而不敢以未確之言書于
簡牘中此亦情勢使然也來書見責實出相厚
之意深謝深謝聞敝介方館所得敝邦荅書
方許發回故專使以徃餘不多及伏乞照亮
上覽書始納李保先遣使臣羅德憲所贖禮物

是日宴朝鮮使臣羅德憲李廷顯于禮部

蘇爾東阿病故以其子舒怒仍襲三等甲喇章

京准再襲五次

戊子

賜朝鮮使臣羅德憲李廷顯鞍馬貂參銀兩及

其從校銀兩貂皮有差設宴于十里外公署餞

之遣還附書于使臣曰王後遣使臣至得覩來

書始登厚餽并見前使臣于問候書及復書俟

後遣使并致

黑龍江地方杜莫納南丟賈爾机達喀拜郭尔

敦及其從者六十九人松阿里地方擺牙喇氏
僧格額駙喇東額及其從者五十人來朝貢貂
皮

李思哈原係瓦爾喀馮家屯人先歸吳喇因後
復子身逝歸我國命管牙錄征明時陞為三等
甲喇章京至是以攻取遼東時率本甲喇首先
登梯功陞為二等甲喇章京准再襲二次

壬辰

浙

命管白音超哈梅勒章京霸音蘭甲喇章京薩
木什喀率章京四十一員兵五千五百名徃征

木什喀率章京四十一員兵五千五百名往

黑龍江地方諭之曰尔等此番初經其地道路

遙遠惟在不倦不怠奮力直前而已至俘獲之

人須用善言撫慰凡遇飲食一体共之如此則

其亂心從何而起較從前所獲各處瓦爾喀此

地人氏語音與我國同携之而來可以為我用

攻畧時語之曰尔我本是一國之人我

皇上久欲收服時未暇耳尔不知載籍之故竟至

于此尔等當如此諭之大丈夫九受委任當圖

報稱古元壇室藏有云少壯不立名老大徒傷

悲誠如此言在外若不力圖建豎歸家雖悔何

益耶諭畢賜食又諭曰須問御導人入畧之後
或報捷或遣兵送俘必令由科爾沁國舅吳克
善所屬之席北綽爾門地方經過至遣迎報捷
人及運送兵糧者亦必于此處相待其應畧地
方有夏姓武因屯長喀拜後二人庫魯木圖
屯長郭爾從後王人及納屯一人俱已至今今
其從軍矣爾等率此輩往畧他屯若所獲已定
不可犯此婦附三屯宜仍由至本處諭之曰以
爾等來我

皇上故由于此今後宜時常往來若稍間斷必復

皇上故由于此今後宜時常往來若稍間斷必復

來畧尔矣若畧化屯不獲如急不必苗此三屯
當尽行携來之時自小刀以及一切器械皆可
收之務令結隊而行不可分散諭畢命薩哈廉
貝勒杜度貝勒固山額真那木泰達爾漢額駙
葉克舒葉臣阿山伊爾符塞勒編古阿格兵部
承政宜蓀車尔格及參政等官送出兵至帥霸
奇蘭薩木什喀等于二里外各照旂分列簡點
士卒閱視器械畢集諸將帥宣讀勅諭每將帥
各給一道遂令起行

是日召屯長喀拜郭尔敦等及其從人入宮賜

食既出命沙尔虎達穆成格傳諭喀拜等曰尔
地方不知年歲与其在彼何不来居我国朕久
欲收服尔部但未得暇耳人君各統其属理也
尔等不知載故如此耳今不遣尔还即留住于
此尔惟朕意朕知尔等賢故遣婦尔等可引我
兵前往凡各屯寨其善指示之喀拜荅曰
上諭誠然遂受命而去

甲午

浙

遣户部承政馬福塔參政羅洛率九十六人賫
書往朝鮮国書曰王起居萬福專使奉候土產

菲儀一并附呈此啟又一書曰觀王前書其中
畧無誠意令予不能無疑故以所懷盡言無隱
王今自知其過而引為館責予復何言彼此既
已釋然豈有仍念往事畫理今後兩國共戴此
天真誠無欺則

上蒼自垂祐矣

圖

上蒼祐則身可以獲福而有百姓始得以安寧倘不

如此止具兄弟之虛情漸無兄弟之實心不知

生民何日得安枕也予觀往蹟結義兄弟其真
誠逾于同胞者亦甚多也予與王各治其國而

得結為昆弟乃

上天所授非人力也彼此皆以誠心相與和事豈

復有不久者乎予有慕于此故前書直指其是

非而驚言之王宜三復前書予心自見也會寧

交市每逢使來輒為推詞然此事不惟我儕易

曉即無知小人亦所明知我兩國以兄弟之義

常欲共相貿易乃動言無貨又每以偷市不知

此貨更從何得耶會寧之市與不市有何關係

但既為兄弟之國明之交市而不許反與我通

逃之民私相貿易此我所不解也使予招王逆

逃之民私相貿易此我所不解也使予招王逆
民私相授受在王心以為何如反復思之不得
其解謹書

是日遣噶布什賢超哈將領勞薩春科落巴圖
魯率蘇爾德蘇達喇布顏努山鄂碩擺牙喇甲喇
章京准塔藍拜等官兵共百人往迎察哈尔國
來歸諭之曰聞察哈尔國初他特車爾貝塞冷
布都馬爾塞冷車臣將至恐明人聞之截其來
路故先遣艾松古率喀喇沁兵一百候于張古
臺河口可順道遣人邀之同行爾等未會之先
當從朕旋師舊路而往既會之後爾等沿明邊

界護之而來告已至石魯蘇特駐牧茂草之地
爾等相其机宜近明地駐札即于除夕歸來可也

丙申

分別崑管牛录拜伊圖阿格三個牛录巴布海
阿格一格牛录楊古里額駙兩個牛录曹海會
齊公袞各一個牛录達爾漢額駙一個半牛录
巴哈納半個牛录何洛會半個牛录宜蓀一個
牛录南楮兩個牛录和浙爾本兩個牛录東果格
格兩個牛录格巴庫兩個牛录布尔海一個牛
录穆尔察半個牛录范察半個牛录阿山布尔

录穆尔察半個牛录范察半個牛录阿山布

堪馬喇希董世祿翁格尼固山額真葉臣等給
以新附虎尔哈人百名授為嵩管牛录碩三台
額駙諾木渾克什内各兩個牛录塞勒阿格薩
登翰昂阿喇奧塔額尔克英賴各半個牛录罔
尔格超哈尔敖对巴顏達尔泰蘇納額駙毛墨
尔根固山額真阿山原係半個牛录固增功增
給虎尔哈人編為整牛录令其嵩管巴都礼原
係包衣牛录因陣亡令其子卓羅嵩管阿拜阿
格花善姚塔吳達海各半個牛录鄂碩半個牛
录及韓岱等皆授為嵩管牛录

丁酉

和碩墨勒根代青貝勒多尔袞訥達爾漢蝦之

子渾塔云前往旅順口時携網鉄至彼言所携

鋼鉄但送阿濟格貝勒不送我本貝勒此事荆

古尔岱可證又心怨貝勒常叅不下法司鞫之

二事俱實且又于

上前訟本貝勒之非坐此遂令本管貝勒誅之荆

古尔代前以渾塔之言于貝勒及貞对時回

護前言坐此罰以应得之罪

是日墨尔根喇嘛載護法嘛哈嚕喇金身至初

是日墨爾根喇嘛載護法嘛哈喇金身至初

元世祖時有怕斯八喇嘛用千金鑄護法嘛哈
噶喇像奉祀于五台山後請移于沙漠又有沙
爾巴庫圖克圖喇嘛復移于元裔察哈爾國祀
之墨勒根喇嘛見

書

天運已歸我國

圖

皇上洪福盛德威震他國旌旂西指察哈爾汗不
戰自遁國破民降于是載佛來歸
上聞之遣畢禮克圖囊蘇迎至盛京

辛丑

召察哈爾汗妻掌高爾土門事福金及眾臣眾

九

臣妻並小寨桑札薩古爾塔布囊等入官察哈
爾福金復近前拜謁行抱見禮次德參濟王所
娶之福金謁見，畢命序坐賜宴召新附諸臣
至

上前賜以酒德參濟王阿牙克喀塔喜木里克喇
嘛率諸臣跪獻酒于

上前

上曰朕本不飲酒念爾等新附諸臣誠意當飲之
遂令一卮

上復親酌諸臣令其醉飲舊大臣亦徧酌之來歸

上復親酌諸臣令其醉飲舊大目
二福金跪獻酒于

上前

上亦為盡一卮復賜二福金酒飲畢備陳樂舞設

大宴

壬寅

書

圖

以翁格尼管牛录不称朕革之令其子夸蟾管
牛录事仍襲一等甲喇章京朕再襲四次吳納
盖原係白人曰自明国浙身来歸陞為三等甲
喇章京准再襲四次吉巴克達原係瓦尔喀馮
象屯人棄其故土率本屯人過長白山来歸授

半個牛录以壯丁二百五十人令其嵩管及征
明時陞為一等甲喇章京因在奉集堡陣亡以
其子卦尔察為二等甲喇章京准再襲二次

癸卯

書

察哈尔国来歸初他特庫尔貝塞冷布都馬尔
塞冷車臣各率所部人民至

遣吳巴海荆古尔代率每旗將領一員每牛录
甲士一名共四百人往征厄尔喀兵部和碩岳
託貝勒傳諭曰茲命尔等往征厄尔喀所至之
處勿怀他念惟謹慎從事各副委任不可怠忽

處勿懷他念惟謹慎從事各副委任不可怠忽
聞爾等徃畧之處有千餘人在尼滿地方築城
屯駐此處宜徃畧之各屯戶口多火吳巴海冬
知可與計議其可取者量力取之有分達里所
居之屯可問鄉導前往先取此屯九此攻畧各
屯非有統帥哨防不過池圖然散處各村
村落耳然其人雖愚昧爾等自寧古塔啟行之日即宜
防範勿令彼知竟望其烟火所在以智取之所
有俘獲當加意監守如遇天寒則給以火不可
令彼凍傷若得食物必均食之前所遣達諸戶
以疎忽遂遇害但因自幼效力有功方令承襲

官戢尔等倘以疎忽遇害可有如達朱戶之
功者乎或俘人逋逃或自被殺害皆由与彼同
處日久漫無防範以及姦淫其婦女所致前者
東果魁滿征瓦爾格時每奸淫所獲婦尔等切
無效尤毋以其物力豐足由彼無益遂行侵取
秋毫不可擾犯其無違朕命

甲辰

上謂和碩薩哈廉貝勒曰聞有不遵烟禁擅自擅
用者薩哈廉對曰臣父大貝勒曾言所以禁衆
人不禁諸貝勒者或以我用烟故耳若欲禁止

人不禁諸貝勒者或以我用烟故耳若欲禁止

用烟當自臣等諸貝勒始

上曰不然諸貝勒雖用小民豈可教之如諸貝勒
服用貂鼠捨狸獾閃緞蟒緞金銀等物庶民豈
得效之乎民間食用諸物朕何常加禁耶又謂
固山額真那木泰曰爾等諸臣在衙門禁止人
用烟及至家又私用之豈有如此無取之人耶
以此推之凡事俱不可信爾等矣朕所以禁止
用烟者或有窮乏家其僕從皆赤体無衣猶買
烟自用故禁之耳若不當禁而禁汝等諸臣自
當直諫若以為當禁汝等何不痛革不然外廷

私設禁約之非是以臣謗君以子謗父也何曾
以汝寺諫諍而責乎汝詩如以進言為難當先
啟諸員勒轉奏可也

是日牛錄章京劉孝成條奏二事一曰立郊社
壇以敬事

天地今盛京門外設立

堂子遇朔望

車駕親詣行礼豈不謂之敬

天地耶然此但尋常之事非

天子之禮尚不可謂之大敬也我

天子之禮尚不可謂之大敬也我

皇上既為

天地宗子當如中國之儀立

天地壇凡出師祈年

館

皇上當步行至壇禱祀命道士誦經每冬至日郊

天用太牢夏至日祀

圖

地用火牢以

始祖神位入壇配享道官贊禮我

皇上當九陛九奏此敬

浙

天地之大道朝廷之要務也一日勤視朝以体恤

民情我國設立六部分理民事逢五日十日各

部奏豈不勤政恤民但止憑部臣之言或隱蔽下情

皇上不得盡知亦不可謂之體恤君者民之父母

宜如中國設立通政司于大門外東側設鼓西

側設鐘曉諭人民有劾者擊鼓三聲有告冤

者撞鐘三聲通政司官隨即奏聞凡遇朔望

皇上御殿親審詳明方知民情虛實此乃勤政恤

民人君當行之要道也

皇上誠能行此二者以得天意民心則治天下之

大業始克成矣

上覽疏畢曰欲朕視朝勤政此言誠是朕心初欲
行之但以兵興未暇耳至于祭

天地立

宗廟未知

天意何在敢遽行果蒙

天祐克成大業彼時順

天心以祭

天地立

宗廟可也

丙午

浙江圖書館

甲喇章京朱繼文之子延慶奏曰臣聞時不當
進而進者謂之棄身時當進而不進者謂之棄
時伏覩

皇上東服朝鮮西滅察哈尔書餘孽惟明人耳今秣
馬厲兵行將馳驟中原實大事將成之時豪傑
効力之日也臣不才實無竒能臣父年老事多
舛謬每因幾諫遂失歡心數年來株守窮納以
書自娛自今年泛征大漸又親見我國士馬驍
勇

皇上指揮神武臣益不勝心動枝瘠也竊思我國

之攻城破敵斬將奪旂者實不乏人守城治民
安內攘外者槩未多見也往年遵化永平之役
得有回城而遂以鮑高甯犯分守其地假使再
獲數城即揀擇于漢官中而倉猝之際恐難名
實相稱也臣言及此非敢自云其賢大抵揣摩
定于平日者庶可擔當于一旦而不靡也臣又
聞盡忠莫如進賢故陳平非魏無知不得封列
侯管仲非鮑叔牙不得為伯佐此猶往蹟即今
事亦有可矜式者甯叅將以貝勒家僕荐奔數
人一從征俱獲顯官因伊等之才能超軼然亦

皇上鈞餌賢豪之善計也臣實庸愚不敢自荐臣
有二友又不敢自隱今畧言其行止伏惟

睿鑒終三下陳極新剛果鄭重明理知幾且友于

弟孝于母一家諳如能治其家未有不能治其

國者也刑部啟心郎申朝紀溫雅正直練達世

務處家儉而守身約訥于言而敏于行視之若

木寔足肩鴻任鉅也茲二人者雖不能跨步前

俦亦足尾其後塵浙

皇上召至御前詢以時務携之從征試以任使倘
若臣言差謬愿甘欺罔之罪臣又聞建大廈者

若臣言差謬息廿欺罔之罪臣又聞建大厦者

非一木之力成大功者非一人之畧是以臣竭忠
冒死而有此奏伏候

睿裁

館

上覽畢召朱延慶並所奔陳極新申朝紀至謂延
慶曰尔所奏之言俱善但言事者正當如此陳
奏或有奏事之人多撝拾古事陳奏其言果書
中之所有也凡人建言必實指曰某也賢某也
不肖于任國政諸大臣滋實指曰某大臣能稱
厥職某大臣惟利是罔某徇庇所私之人某傾
害所惡之人務實指其名以奏之再朕躬或有

過失亦必實指其事以入告凡人于國之賢才
皆得荐奔無曰賢才何如此眾多朕猶以為未
足也尔等知其賢而奔之彼或變其初心或不
善亦彼自為不善耳于奔者何与焉今朕將錄
用尔等于是令朱延慶陳極新于文館錄用以
申朝紀象係部臣仍令在刑部辦事

巳酉

外藩蒙古執政諸貝勒

浙

江

元旦來朝

上率諸貝勒出城迎至演武場御坐科爾沁國土
謝圖濟農吳克善卓禮克圖台吉伊爾都齊達

謝國濟農吳克善卓禮克圖台吉伊爾都齊連

古尔哈談巴圖魯滿朱習禮額駙額參柰曼部
落衮出斯巴圖魯扎魯特部落塞本達爾漢巴
圖魯內齊巴林部落滿朱習禮翁牛忒部落東
代青班第衛徵吳喇忒部落土巴察哈爾土巴
濟農子塞冷台吉依次于
上前跪拜行抱見禮次見大貝勒代善後與眾貝
勒以齒序相見畢蒙古諸貝勒以所携之酒酌
于金卮獻

浙

上

賜蒙古諸貝勒甲冑鞍轡衣帽綵緞財物銀器

廿七

弓刀撒袋等物有差

庚戌

上以歲暮率諸貝勒大臣詣

太祖陵寢致祭大貝勒代善于

太祖神位前跪奠酒

上親授爵祭畢還宮

是日革梅勒章京丁啟明職給本貝勒為奴啟

明為其家人孟色所訐告彼以

上賜貂裘于王朝道典肆中質銀六十一兩又以

一貂裘于吳六典肆質銀二十五兩又貸于義

浙江圖書館

一 紹 襲 于 吳 六 典 肆 質 銀 二 十 五 兩 又 貸 于 義

銀百兩又將
上賜人百口耗費俱盡法司審問皆實論死奏聞
命免死坐是罪



浙 江 圖 書 館

大清太宗憲天興國

Handwritten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浙江圖書館

Vertical stamp or mark, possibly a library identification code.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神聖睿孝隆
道顯功文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二

天聰九年春正月壬子朔

寅時

上率諸貝勒群臣謁

堂子焚楮拜

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

上還宮拜

神諸貝勒群臣集闕下

上出御座八旂和碩貝勒等率總兵官尚可喜以

浙江圖書

賀元旦行三跪九叩頭禮次科爾沁國巴達禮
土謝圖吳克善卓禮克圖台吉各率本部貝勒
諸臣行禮次教漢部落杜稜濟農率察哈爾喀
爾喀諸貝勒眾臣行禮次阿魯翁牛忒部落東
代青率諸貝勒眾臣行禮次阿魯部落塔賴達
爾漢俄木布達爾漢卓禮克圖率諸貝勒眾臣
行禮次喀喇沁土默特部落眾塔布囊行禮次
在內滿洲蒙古烏真超哈爾官各按旂分以次
行禮次先後歸附察哈爾國諸臣行禮畢
上率諸貝勒詣姊嫩哲格、第行拜禮格、答

上率諸貝勒詣姊嫩哲格、第行拜禮格、答

拜

上止之遂行三拜禮次詣兄大貝勒代善第行三
拜禮代善答拜次詣姊莽古濟格、答拜還宮
賜察哈尔國來歸諸臣茶畢復出殿御坐設大
宴備陳樂舞土謝圖濟農等以慶賀元旦獻駝
馬牛羊貂裘等物酌納之

浙

是
上有使臣為五人所害將奔阿魯地方揚追至興
安嶺盡殺之

上嘉之故賜是號給以敕書仍命有呼其舊名
者男罰鞍馬女罰衣服行師令居前獵令居
中

辛酉

書

都元帥孔有德奏言伏念節屆元旦正群臣稽
首稱賀之日獨臣未至因

聖旨憐臣令与老母妻子完聚過節

聖恩隆渥奔家感戴五日前即欲趨朝叩賀

皇上新祉兼謝

聖恩目總兵官耿仲明旧瘡奔奔未能遽行臣雖

遵奉

諭旨難違不恭之罪伏愿

皇上新祉日加永承

天眷謹薰沐具奏俯伏待

甲子

蘇完地方蜚英東扎爾固齊之子昂邦章京察

喀尼聘杜度貝勒女以馬十匹甲冑十副献

上納馬一甲一

乙丑

以蘇納額駙隱藏壯丁革三等甲喇章京賤

浙

書命館

丙寅

使犬部索瑣科來朝貢黑狐黃狐貂鼠水獺等
皮狐裘貂裘

丁卯

科爾沁國土謝圖濟農等歸國

上欲親送之土謝圖濟農等謝曰
車駕親出臣等實不敢當

上曰汝等皆我子弟之屬送與不送何妨但前此
汝等往來朕俱親出迎送今雖嗣大位豈可遽
忘旧礼乎于是

上率大員勒代善及諸貝勒出北門送土謝圖濟

上率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出北門送土謝圖濟
農等至演武場以茶酒餞而遣之

庚午

館

以察哈爾國歸附大臣多尼庫魯克奉其國福
金以禮來歸賜以甲冑鞍馬名為都喇爾達爾
漢貝勒給之勅書命于國中往來駐宿按日給
以口糧子孫永免驛馬雜派行陣居前從獵居
中有呼其舊名者男罰鞍馬女罰衣服
俄木克病故以其兄瓦塞仍襲三哥梅勒章京
准再襲九次益勒木病故以其子根特仍襲三

寺甲喇章京准再襲一次

癸酉

以察哈尔回国来歸各官并壯丁三千二百十一

人均隸各旗

察哈尔来歸各官及台吉塔布囊蝦等各加賞

賚格龍阿牙克喀塔喜珠里克喇嘛寨桑德參

濟王多喇尔達尔漢諾顏多尔濟達尔漢諾顏

古木德寨諸臣布喇克特濟葉祐噶尔馬青山

卓尔齊代墨尔根袍秦代默得齊商紹代寨桑

古木寨桑特得赫寨桑阿密柰寨桑巴特瑪寨

桑諾門達賴寨桑克殷寨桑吹尔額尔克寨桑

古木寨桑特得赫寨桑阿密奈寨桑巴特理寨

桑諾門達賴寨桑克毅寨桑吹尔額尔克寨桑

塞木寨桑呼喇盖齐蝦台吉巴琿寨桑額葉圖

寨桑古木台吉布達礼寨桑擺户礼薩古尔塞

冷車臣布顏代札薩古尔阿尔索虎墨尔根巴

圖魯侯痕巴圖魯古木布護蝦海塞塔蘇尔海

札木蘇塔蘇尔海托克托会蝦拔黑和碩齐綽

斯希尔蝦台吉巴圖札薩古尔袞出斯蝦台吉

公格奇他木札雅漢唐古魯札薩古尔寨桑袞

出克寨桑翁喀代寨桑叟格都喇尔綽尔济台

吉敦朱克台吉阿津巴布古寨代青蝦塞冷寨

桑阿津舒冷格阿巴尔户額思護布顏圖巴木
布古英寨桑札木蘇寨桑益桑太寨桑吳布格
寨臣馬齊代和碩齊俄戚代寨桑多尔濟塔蘇
尔海翁阿代台吉諾木圖札薩古尔和津泰札
薩古尔額林臣代青額尔格布什寨桑白希庫
魯克塔賴班津海桑特白里户勞桑台吉初他
特車尔貝白德庫魯克趙諾巴錫阿札尔固齊
吳孫泰都喇尔札薩古尔巴琿蝦台吉吹尔札
木蘇札薩古尔歸痕塔布囊綽尔門寨桑額布
魯札薩古尔喇唐札薩古尔巴特瑪渾津額實

魯札薩古尔喇唐札薩古尔巴特理津津額

德得釵札薩古尔達喇馬和碩齊札噶尔莽柰
海塞塔布囊杭爱代達尔漢諾木圖蝦阿楚蝦
達相和蝦阿習克蝦達顏蝦綽思熙蝦輝朗布
户索尼札薩古尔益蘇得尔達尔漢巴圖魯喀
朗蝦額塞内和碩齊薩馬喀談達尔漢喇嘛代
青囊蘇喇嘛額木齊喇嘛塞冷布都馬尔寨桑
瑣諾木塔布囊沙布古英札薩古尔巴特瑪達
尔漢寨桑額懇達尔漢寨桑单把和碩齊札薩
古尔碩寔寨桑古英博尔退巴圖魯蝦和碩塔
尔蘊海拜星初隆都喇尔墨尔根蝦郭尔楚海

塞喇和碩布根札薩古尔初他特台吉葉蘇得
古英札薩古尔阿達尔蝦榜式婦痕古英寨桑
温多額尔德尼寨桑等凡一百二十七人同其
妻各賜貂鑲朝衣貂裘狍狸獾裘貂帽凉帽靴
蟒緞素緞玲瓏鞍轡玲瓏鞞帶撒袋弓矢銀器
甲胄牛羊馬匹奴僕屯莊其所属塔哈蝦噶尔
馬蝦等一百九十一人各賜馬匹朝衣等物有
差

浙

又賜初他特台吉莊屯田四所每所人十名十
六頭

以察哈爾掌高爾土門固山事福金賜初他特
車爾貝為妻

免功臣徭役並命嵩管各牛录拜尹圖三牛录
有半巴布海一牛录揚古里額駙兩牛录察喀
尼一牛录衛齊一牛录公衮半牛录南褚兩牛
录土魯什原係內牛录因善于攻戰効力陣亡
追贈為春科落巴圖魯另給其子巴世泰壯丁
百名使之管轄達爾漢額駙一牛录有半巴哈
納半牛录何洛會半牛录宜蓀一牛录察木布
一牛录星孺一牛录正紅旂和爾本兩牛录東

果格三兩牛录格巴庫兩牛录布尔海一牛录
穆尔察半牛录蘭泰半牛录阿山一牛录布尔
堪一牛录馬喇希一牛录董世祿一牛录傅夸
蟾半牛录别賜固山額真葉臣壯丁百名使之
專管額三台額駙一牛录諾木渾一牛录孟坦
原係內牛录因陣亡賜其子艾音塔木壯丁五
十名使之嵩管喇馬一牛录扈什布半牛录克
什內兩牛录塞勤一牛录昂何喇一牛录粵塔
一牛录額尔克一牛录吳賴半牛录遏必隆一
牛录超哈尔一牛录教对一牛录蘓納額駙一

牛录巴彥一牛录毛墨尔根一牛录达尔泰一
牛录英俄尔岱原係内牛录曰勤于战事著有
成劳另給壯丁五十名使之嵩管阿什达尔漢
一牛录準塔一牛录阿喇密一牛录阿山原係
半牛录曰戰功益以虎尔喀人為全牛录使之
嵩管巴都礼原係内牛录曰陣亡賜其子卓羅
一牛录使之嵩管阿拜阿格一牛录有半吳達
海半牛录巴特瑪一牛录鄂碩半牛录姚塔一
牛录韓斌一牛录吳内格原係内牛录曰陣功
給一牛录使之嵩管星窩察木布喇嘛扈什布

各半牛录阿什達爾漢準塔阿喇密此七牛录
未定或令專管或為內牛录命仍舊暫由之

丁丑

禮部和碩薩哈廉貝勒遵

旨傳諭曰

圖

朝廷宗室恐眾人莫辨或致辱詈已令繫紅帶以
表異之又恐上下稱為顛倒已分別名號如

太祖庶子俱稱阿格

浙

太祖子孫俱稱竟羅凡人稱謂就其原名稱為某

阿格某竟羅

六祖子孫俱繫紅帶他人不許如常人與繫紅帶

六祖子孫俱繫紅帶他人不許如常人与繫紅帶者相詆不得詈及祖父其互相鬪毆者听之雖平等鬪毆無罪有以鬪毆訴于官者止視曲直定罪如明知繫紅帶而詈及其祖父者擬死其不繫紅帶而致人辱詈者不究

戊寅

都司陳錦奏言蒙

汪

圖

皇上恭養數圖報無地今荷

皇上虛懷下詢敢不竭力圖報但臣年稚識淺有負碩問謹就目擊情形撮最敷奏目今朝鮮輸

款漢土嚮風越海投歸者接踵于道察哈爾蒙
古遠來者絡繹不絕兵力日增國威大壯此天
時人事明、有以示我矣惟愿

皇上銳志奮起乘机勇為勿謂今日姑為小創明
日方圖大成况今四方咸歸後患已絕既無內
顧之憂即宜直抵中原試看明國君臣將帥誰
敢与

皇上敵者乘明人欺蔽之時值祖帥疑信之際不
必攻小城以勞兵力當絕其根本以垂名不朽
或攻或困注全力于北京勢可必得北京一破

或攻或因注全力于北京勢可必得北京一
山海自開河北可傳檄而定矣起兵之日大張
榜示明諭各路城堡使其各安生業是攻心之
術也更望

皇上曰人器使大才大用
心勇者期得其力凡任用諸臣必使其知廉識
恥貴爵輕財則成大事易矣然人才必當預
為甄別任用不可草率也臣之鄙見如是伏候

皇上裁奪

上覽奏曰待朕思之

是日鮑承先奏言臣聞帝王開國承家首重名

器名器濫則匪人倖進豪傑灰心如昔唐明皇
近天啟崇禎是也不重名器賢愚雜進以致國
亂臣見元帥孔有德搃兵耿仲明為其屬員請
救我

書

皇上聖明諭令隨便給劄夫上下之分自有定禮
今待以諸侯之爵隆重極矣然元帥不識大体
未諳書史復要請無已甚矣人臣之禮我
皇上原不深較然臣觀古昔周時諸侯齊桓公臣
管仲有大功于天下方受上卿况元帥之部將
非管仲可比元帥之功爵亦非桓公可比况為

非管仲可比 元帥之功魯亦非桓公可比 況為

國者大有大體小有小體臣觀古史有大臣有
陪臣自古及今有一定之規若任請濫予敕書
是竊名器也名器一紊賢者退小人進矣臣竊
觀

皇上乃與金世宗元世祖並駕齊驅之主不可
廢百世之規行無功之員致遺誤于後世也
倘

皇上加意招徠遠人可令漸部量其輕重暫給劄
付待後有能立功報者不妨奉

旨給敕臣之所言皆古帝王統御臣下之法式臣

知之不敢隱諱故此奏聞伏乞

聖裁施行

上覽奏曰此言不然遠東漢人時人逃走而元帥
率眾航海遠來投誠功亦不小朕前

旨已發豈可食言元坛宝藏有云自信雖仇敵來

歸自疑雖親朋友叛孔子云自信不疑人自疑

不信人且鮑承先等官來有何功俱沒陣前死

戰敗走被擒尚置諸功臣之列給敕恩養似此

遠來歸順各官反謂無功而棄之可乎朕此言非責

鮑承先也彼既以心之所有奏朕之而以心之

所有告之耳朕言不出悖則人亦皆謂有言

鮑承亮也彼既以心之所所有奏朕亦以心之

所有告之耳朕言不出悖則人亦皆謂有信

矣

巴邛

館

福塔羅洛賚朝鮮國王李倬復書至書云來使
遠臨辱承扎諭引古喻今詞意懇至三復感嘆
莫如所喻我兩國結好以來幾年于茲疆域雖
殊心事無間豈惟一特生靈之幸實是子孫永
世之福苟有他賜上天冥式臨之至來言所請
彼此皆真心結好誠為肝膈之語也抑古人有
言大信不約今

貴國之心即敝邦之心尚何待于言而後喻耶
若會寧開市非敢推托只以北路地瘠民貧從
事為難前此綏三所陳皆實狀也邊民潛商本
為敝邦之大禁而境土遐僻氓俗頑詐奸民之
潛行圖利者間或有之此乃禁之而不得非縱
之而使為也苟有發覓即殺無赦此亦
貴國之所知也然潛商不過百千之一其交易
者亦止些少之物而出于海兩相情急故雖死而
不避耳至于開市則官主其事其不怠者亦不
得不驅督而就之此民情之所以未免駭疑也

今來書以此見責恐

貴國未及深思耳第聞

貴國屯民農具將取資館我國今若停市是不

穀偏愛我民而不念

貴國之民亦非兩國視同一家之義也但前此

開市邊臣每言

貴國差人賈禮太尊小民因此益不安敝邦北

邊距京都絕遠耳目有漸不及邊臣之言我國

不敢保其一了是實然

貴國差人越千里而來

貴國耳目所不及亦與敝邦無異其或憑藉作
威不可謂全無此事苟能無煩遠差只令兩國
之民如約就市以有易無廢有相資之益而無
維支之弊兩國均蒙其利矣不知

汗意以為何如春差未久

圖

一 二 不悉

二月壬午朔

諭曰爾滿漢蒙古各官暨凡有識見人知才堪
任事者即行奏荐勿分新旧或已仕或未仕但
有心術公正克勝任使之入呈送吏部有通曉
文義心術公正足備任使者毋分已仕未仕呈

送禮部該部員勒奏

聞朕將量才酌用才全德備之人豈能易得但

能公忠任事即善矣

館

是日又諭曰迺者察哈爾國新附官員頗加恩

宴其征北京及因大凌河時歸順官員久未宴

勞雖得新人豈可頓忘旧人耶諭畢遂設宴召

北京大凌河歸順官員自守備都司以上皆集

內廷宴之時預宴各官

浙

上見其顏色憔悴有勞苦狀因曰或貝勒等不知恩

養以致如此雖得新人何至輒忘旧人蒙

天眷佑所謂大小官員新旧人等均宜体察爱养
朕不分新旧一体加恩未常忘也遂遣人徧諭
眾貝勒貝勒等奏曰誠如
上諭臣等嗣後加意思养自不敢忘

甲申

張文衡奏言臣自歸本朝以來未任政事未通
滿語

廟謨遠大固非書生所能測但处事机之会不能
無言臣观去年大同牽動將謂中国眾大未易
卒圖不知中国有此時可取彼文武官員俱

從賄賂得來文臣無謀武臣無勇司軍馬者尅
錢糧造器械者匿公費士馬無以資生器械不
堪實用將卒何心為國用命乎且起兵動祿勤
王反肆搶掠人亦有言賊過如梳兵過如篦兵
馬如此雖多何益况太監專权貪財喜諛賞罰
俱失人心能任事者不得有為未任事者又不
肯出上下内外通同相蒙諸事之坏已極其所以
拒我者不過畏惧殺掠及父母妻子離散故凭
倚火炮死守城池以圖倖免耳又何策焉此時
正當進取即兵法所謂唯智者不失事机之会

也况宣大兵荒飢疲不能自保而山陝川湖
又為流賊蹂躪彼今撥五省之兵日事征勦
是賊與兵半天下矣惟東南一隅無事乃復
困于新餉此正東西各不相顧之時又一進
兵机会也兵法云乘敵而起智者不能善其
後今

皇上不乘時急奔彼堂々大邦必無久弱之理且
崇禎之不肯輕和者志在欲復仇其明當不久
蔽也今我兵又不如取遼東遵化時矣彼明固
見我不以大事為意殺掠寒心益各堅志固守

而我國事久意懈後世子孫未必百年如一日也夫強弱無不變之局山海關不得差煩賦重且以在下之人養人未能體

皇上盛意是盛京無久安書勢豈非自失機會反遺後患乎望

皇上乘天與人歸之會銳志奮起竭力從事庶不負

上天生

皇上之心也疏入

上曰待朕思之

浙江志圖

丁亥

左翼固山額真公吳內格卒

是日編審喀喇沁蒙古壯丁內外共十一固山

每固山設額真一員古魯思夏布壯稜一千五

百名萬旦衛徵一千六百一十五名衛寨桑八

十四名阿濟格阿玉石一百五十四名代青和

碩齊三十五名西里克四名額馬爾克尔察二

十名馬濟塔布囊四百二十八名德爾登塔布

囊四十一名德爾格爾塔布囊七十四名巴珠

爾塔布囊二十五名葉布舒古英一百五十一

名班第三十一名噶尔馬布尼思希干卓尔
三人共二十名塞冷六百五十六名瑣諾木
塔布囊四百一十名納木什里達尔馬什里
共十七名葉白舒二十一名以上壯丁共五
千一百八十六名以古魯思夏布為固山額
真俄木布楚虎尔九百一十三名巴特瑪塔
布囊三十三名俄木布台吉十四名博洛一
百七名阿弘蝦三百五十五名瑣諾木三百
八十二名寨桑二十二名以上壯丁共一千
八百二十六名以俄木布楚虎尔為固山額

真耿格爾一百八十八名
噶爾札木蘇綽克
圖三人共八十六名
吳爾寨圖一百六十九
名喇嘛思希六十三名
綽思熙二十四名
噶爾馬六十名
俄齊爾二十二名
單把三百六
十二名
阿玉石一百一十名
薩班代一百七
名
拉虎九十五名
石蘭圖二百九十六名
蘇布地多爾濟二十三名
阿濟柰八十六名
塞冷三十八名
班第圖四十六名
阿喇先三十二
名
多爾濟一百一十四名
阿玉石九十名
以上壯丁共二千一十名
以耿額爾單把同管

固山額真事其餘俱入舊蒙古固山兼轄正
黃旂津札多爾濟布顏阿玉石拜都塔拜巴
布泰渾齊吳巴什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
壯丁共一千二百五十六名合舊蒙古以阿
代為固山額真其下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
各二員鑲黃旂吳思庫拜渾岱等壯丁及在
內舊喀喇沁壯丁共一千四十五名合舊蒙
古以達顏為固山額真其下設梅勒章京甲
喇章京各二員正紅旂昂阿甘濟泰喇嘛斯
希庫魯格巴特瑪海色蘇班達禮等壯丁及

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八百七十名合舊蒙
古以思格圖為固山額真其下設梅勒章京
甲喇章京各二員鑲紅旗蘇木爾賴胡爾噶
爾圖綽思熙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
共一千十六員合舊蒙古以布顏代額駙為
固山額真其下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
員正白旗布尔哈圖阿玉石蘇班齊古喇海
莽古代尔塞內克什魯克等壯丁及在內舊
喀喇沁壯丁共八百九十名合旧蒙古以伊
拜為固山額真其下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

各二員鑲白旂喇木布里諾雲達喇阿蘭圖
什里得克桑噶爾寨寺壯丁及在內旧喀喇
沁壯丁共九百八十名合舊壯丁以蘇納額
駙為固山額真其下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
各二員正藍旂什喇和也特喀喇和也特靠
和也特寺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八
百六十名合舊蒙古以吳賴為固山額真鑲
藍旂訥木齊石喇圖納勒圖桑奈張素綽克
克圖諾密努木賽阿袞寺壯丁及在內舊喀
喇沁壯丁共九百一十三名合舊蒙古以扈

什布為固山額真其下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
各二員此編審壯丁時凡年六十以下十八以
上並送本地方帶至漢館一家共幾壯丁俱照
例編審其目不能視足不能行手不能持者不
在數內如諸貝勒囊布塔及一切人等隱匿壯
丁不送審者或經旁人奉首原告所離至自便
將所隱之人入官刑部依議治以隱匿之罪其
十家之主罰馬二匹永著為會計內外喀喇沁
蒙古共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二名
戊子

諭刑部承政梅勒章京高鴻中文館覓羅龍
什甲喇章京甯完我范文程羅碩剛林詹霸
寺曰近見漢官及諸生陳奏言此時宜速與
師勿殺敵人不知出兵殺人此豈朕心所樂
但臨敵之際我不殺彼能禁彼之不殺我乎
漢人若得我人雖婦女幼丁不能保其首領
矣朕豈如彼妄殺耶凡用兵馭衆之道逆者
誅之順者撫之朕思如此以此乃理之當然
也進言者皆欲朕速出師以成大業朕豈不
急出此而專以遊畋為樂耶然亦須相機循

理而行令察哈爾蒙古皆新來歸附降衆未
及撫綏人心未及收拾城郭未及修治而輕
于出師何以克成大業朕于舊人新人皆不
惜衣服財帛馬匹牲畜以養之又每日三次
賜宴豈不憚煩直欲使人心傾服以圖大事
耳若人心未和雖與師動衆焉能攻城必克
野戰必勝今以速出師為言者朕不知其何
意也朕度其意不過欲勞師旅克城池莫得
財貨以償一己之辛苦而軍國之艱難竟置
之膜外矣凡建言者宜從國事起見或妄殺

無辜或政令有失或所行悖矣見有過誤之
處卽實指曰此事誤矣如此行之則善此等
直諫之人朕則謂之真誠為國識之不忘朕
之素行凡遇寵任之人不使過分然亦久而
念之朕反要思維我國既定大兵一奔彼明
主若棄北京而走宜追之乎宜不追而竟攻
京城乎抑圍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請和宜
許之乎抑拒之乎若北京被困逼迫求和更
當何以處之倘蒙

天佑克取北京其人民應作何安輯我國貝勒及

諸姑格々等皆以貪得為心應作何禁止朕懷
時切軫念尔高鴻中鮑承先翼完我范文程等
其酌議疏奏以聞

館

已丑

書

沈佩端奏言竊思明人所恃者山海阻隔寧錦
完固兵餉充裕故得安意固守而我国士馬威
武奮揚別無可慮但恐軍餉或不敷耳臣係南
人素曉卜筮凡事吉凶可以豫斷近思屯田一
事于新春正月十五日度誠灼一卦得喜兆曰
敢為

皇上陳我國窮兵遠入徒勞無益廣寧東西閭陽
驛一帶田地荒蕪久矣今計兵馬六萬內步兵
皆各屯拔選精壯農民熟諳耕種者乘此春時
酌議屯田之法分拚各固山每牛畝照貧富為
上下兩等各備犁鋤器具再選智能有謀勤慎
任事者隨帶行糧率領屯兵丁壯及牛種等物
前往閭陽驛駐紮盡力耕種再遣勇將數員駐
紮十三站立營寨置烽火以備之其馬兵三月
一換更番防守有驚則馬步齊戰無事則協力
共耕人畜糧草照人均派量造運舡數隻開凍

之後順流運至三岔河堡或西寧堡就彼委
官以牛車運載只須半年辛苦耕種成熟秋
收有望而糧草裕矣如兵馬前進或困或攻
自有坐糧可恃以無恐且早晚隨意就近馳
掠則聲勢赫然彼兵雖多烏合之衆不足為
我敵也駐至半載彼竟華島運舡必不敢來
運路既絕關外又不敢耕令其東方一路糧
食力疲坐受我兵之困攻圍日久勢如破竹
乘机伺隙得一城則安一城兼行仁政秋毫
無犯招撫人心歸服日衆攻克山海取路到

京立破彼城有何難哉况流寇作亂于西而
我兵復蹂躪于東使其顧此失彼進退兩難
彼時与之議和亦易館者豈不一奔而得乎
蓋渡船運船式樣各異臣觀一向所造船隻
俱未如法且不平穩有誤大事如前年連陰
洪水橫流人馬牛車漂溺無算夫遼河為兵
馬渡口渾河乃人畜牛車通津是皆緊要關
鍵處所稽古子產以淩輿濟人于溱洧雖云
小惠亦王政一端我
皇上既圖大事勿惜小費當依漢人式樣修造

堅固以便運渡其修造之法臣雖不能盡知大
概規矩亦所素習竊効犬馬之勞以報國家于
萬一况耿孔二總兵營館有善于駕舡之人又
萬無一失者此亦我國之急務水陸兩便之權
宜也

上覽奏是之

壬辰

伊勤慎赴海州河上遊滿哨探見有漢人舡二十
二隻停泊遂率所部兵乘六小舡直入擊所五
十三人生擒十七人獲舡二十隻及軍器等物

江圖

遂以提聞

乙未

先是牛录章京圖虎奔以病削職病愈赴訴

于

上命復原職給以敕書

文館審完我奏言頃奉

圖

書

聖諭令各奔荐賢能原期得真才以供任使孰意

俗子無知假此為倖進漸階所奔者匪人宵小

兩部已四五十人矣似此濫觴非治体臣思自

古奔人之法功罪連坐原非苛求正慮復蹈此

苗

弊也伏愿

皇上再頒明旨所奔之人果係公正後有成效其
應得陞賞即令奔主同館所奔之人僨事獲罪
亦令奔主同之若其人祇行于厥初改節于末
路許奔不時檢奔即逸連坐如此方得其才而
用之也

上倘俯俞臣請亟下明詔三日之內引退者十之
八九則所餘皆真才矣浙
文館范文程奏言頃奉
聖諭荐奔人才中外臣民無不欣幸然

聖意以為知漢人者仍須漢人故欲漢人各奔所知為國家効用誰意世俗之輩竟藉此為黨援之門或以狙僧推其狙僧或以游民推其游民貪酒者即奔飲朋好賭者即奔賭友又有意在朋比故引一二優者于其中以飾人耳目甚或昵于親故迫于囑托明知其人之非賢不得不以過情之詞謬為誇詡獨不思

皇上拊髀而思者謂何今游妄奔若此也斯時即有一二公直之臣欲有所奔曰見其濫觴如此亦灰心而不肯奔即有一二忠正之士欲應其

奔因見其濫竽如是亦灰心而不肯應遂將
皇上一番收羅豪傑之美政反為宵小倖進之階
梯今當考選之時須斟酌收用若不如是恐于
國計民生關係不少即書曰有法然決裂之餘國
事已壞雖寸斬何益故與其刑于用之後不如
慎于未用之先欲精核所奔之人尤當并核奔
之人其奔果然公正則所奔之人自不相遠若
素履有咎奔主已非端正而所奔者安得廉能
耶今我國奔人之法雖不肯炤古昔連坐亦當
少議懲罰以為妾比匪人罔上欺君之戒如所

奔得人後有成效者并与紀錄可也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己亥

館

新附生員揚名顯揚
言顯揚生輝等奏言近見
明朝暴官肆虐汚吏貪饕
毒痛百姓塗炭生靈
以致流賊猖獗內患蜂起
地裂山崩旱乾水溢
天人交變極矣幸而

天生我

浙

皇上聰明仁恕抱湯武之德負孫吳之畧

天必有意矣且今

皇上仁風遠播四國咸服此民心順而
天意歸也但見投誠者優禮之歸順者撫
養之即
大凌河官兵至今厚養館懈此又

皇上之至仁以

書

皇上至仁之極而當此天人交變之際正宜乘時

立業可也竊觀我國豪傑盈廷俊英滿目助勦

自不乏人臣等微賤不敢妄談大事俱奔家投

順身被

浙

聖恩安敢坐食無言乎

皇上如欲急圖之莫若先攻北京北京乃天下之

元首天下乃北京之股肱未有元首去而股肱
能存者雖內有衛護士卒外有援救馬兵不過
離心之衆一當

皇上人和之師如石投卵勢猶破竹此用力急而
成功速也

皇上如緩圍之若先取近京府縣府縣乃京都
之羽翼京都乃府縣之腹心未有羽翼去而
腹心能保者况南京地方兵馬無備城垣不
堅一當

皇上久練之師破彼城池如探囊取物耳既得其

近京城垣絕彼糧道禁彼樵採環而攻之遲之
又久北京不攻而自得矣此不勞而王者也

皇上如欲徐圖之若拓地館田駐兵于寧錦附近

地方耕其田土時加縱掠使不得耕種彼必棄

寧錦而逃矣寧錦亦為我有山海更何所恃山

海既得我自出入無常在圖我無踰險陟遠之苦

在彼有唇亡齒寒之慮此漸次進步之術亦不

勞而收萬全者也

浙

皇上如欲大圖天下非一人所能理莫若文武並

重今但見武將來歸曰

皇上崇武故也若文臣至死而不順者彼不知

皇上崇文故耳願

皇上念與文之初心再加選拔以便隨才器使比

試優劣如文武全才者固首擢之如武優而文

劣者亦用之使得以展其武畧如文優而武劣

者亦用之使得以施其文謀如文武俱劣則亟

黜之勿俾冒濫儒風夫如是則卒錯公而登庸

之路大開不惟本國之漸才日與即天下之後

英皆聞風而歸心焉彼竒人異士可冀而得也

而王業大定不于此可決乎

正紅旂牛录章京許世昌奏言臣以一介武夫
公麼下并荷蒙

皇上赦自凌河育之畿甸撫恤豢養罔不周全第
報効有心請纓無路今國有當奔者數事冒瀆
天听仰祈萬幾閑暇少賜省覽亦維新之一助云
尔一曰

先帝徽號宜上夫古帝王用謚號者所以昭祖宗
勲業之隆尽子孫思慕之悃誠鉅典也

先帝肇造邦家開闢疆宇從來罕觀之功歷代無
前之烈所亟當顯揚以垂後世者乃賓天九年

徽號之典杳然無聞今臣民止稱為

先帝何以紹傳百世垂示萬年哉臣愚以為宜勅

禮部速議徽號務符

先帝之偉烈展

皇上之至情擇期恭進庶

先帝在天之靈而盡

皇上仰慕之孝矣一日

天子股肱宜立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臣相與贊

勅開導共理封疆所謂輔弼重上應天心者也

我朝枚卜之牽實有未行乃謂之曰書房是豈

堂之立國之體或臣愚以為宜建中書府設中
書平章左右承參知政事等官以備顧問凡軍
國大事悉咨詢商確而後庶在堂無舛錯之
人

聖主鮮宵旰之勞矣一日選書用才能宜慎夫英雄
國之幹人主所當為需也也迹者

綸音下頒博搜卓異昭烈三顧之心漢高築坛之
念也然心術端正之士必心術端正之人能識
之今

溫綸久降亟詔之人豈一國竟無才能亦諸臣知

而不彘蓋媚嫉者恒多而吐握者常少在廷忠
彥且不能容復望其別引才能豈可得乎臣愚
以為宜責諸臣務必各彘所知賢良方正之士
彙送銓司設科考成務求實行以備擇用庶朝
堂獲真實之才而田野必遺珠之嘆矣一曰朝
廷言路宜開自古帝王靡不于建元之始求直
言極諫為先何也夫諫者所以宣上意達下情
內而糾彈奸邪外而稽訪民隱實有裨于國家
者也而我國則未之設臣愚以為宜立中丞都
御史總其綱設東西兩臺御史司其職凡國家

之政令之得失百僚任事之忠佞許其風聞不
時論劾所言者實而可行即以擢賞詞雖涉虛
亦宜包容務使敢言不諱乃昭

聖朝納諫之美至于假公濟私報復仇怨炭加斤
逐庶朝廷得耳目之官群小消欺罔之弊矣以
上四事皆臣淺陋之見不識狂瞽為

上敷陳伏乞採擇施行

吳內格病故以其子光泰仍襲三寺公
賜送佛使者二人雕鞍馬貂帽貂鑲朝衣鞋帶
玲瓏撒袋弓矢等物

癸卯

總兵官尚可喜奏言

上恩養新人視同猶病故每事泛寬然

皇上之大度小民不知自時新人驕傲犯法與其

罪于既犯之後不如治未犯之先臣父戴

聖恩竊見新人漸生驕志特請成法如犯某罪應

以集法處之乞一二頒示以便曉諭兵丁如干

重典或請

浙

旨或徑送刑部如應輕科者或命臣便宜處分臣

所見如此不勝俯伏待命之至

上覽奏曰着照前諭元帥舊例行

先是三哥昂知章京喀克篤禮為其家人所訐
言將奔回原籍瓦爾喀領財物運藏本也

上謂喀克篤禮豈有逃理彼若背朕而去

天必鑒之目不旁治其事仍以首人付喀克篤禮

殺之後喀克篤禮果遭

圖

天譴以痼疾死至是其子塞德圖爾泰以父功訴

于吏部該部貝勒奏聞

浙

上与諸貝勒會議集眾于朝以前此喀克篤禮欲
逃被人首告

上赦其罪情由宣示于眾又以其嫂康古禮額駙
之妻亦將喀克篤禮欲外之事告于和碩額爾
克楚虎爾貝勒多鋒父之奏聞于

上又徃征虎爾哈將領季恩哈还亦奏虎爾哈人
曾有是言歷數其事宣示畢遂革喀克篤禮世

職
丁未

江

圖

以和碩墨勒根代青貝勒多爾袞岳託貝勒薩
哈廉貝勒豪格貝勒為統兵元帥以固山額真
那木泰為右翼以吏部承政圖爾格為左翼率

擺牙喇阿禮哈超哈兵每甲喇官各一員精兵
一萬往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額尔克孔果爾額

哲已時

館

上率出師諸貝勒將帥謁

書

堂子送至演武場授以方畧遣之

是日竟羅索爾果多馬法二孫以其祖在

先帝時有戰功為將書誑奏于

上龍什見之謂其詞意不佳為之改作奏

上

上覽畢惡其虛誑不實下刑部訊之果虛以龍什

辦事文館

先帝定例為素所知如此
妄控即宜詎詈斥逐之
乃明知其詐代為改作
奏聞命罰銀一百兩革
文館任剛林亦同改作
併坐以應得之罪其妄
控二人各鞭一百

浙江圖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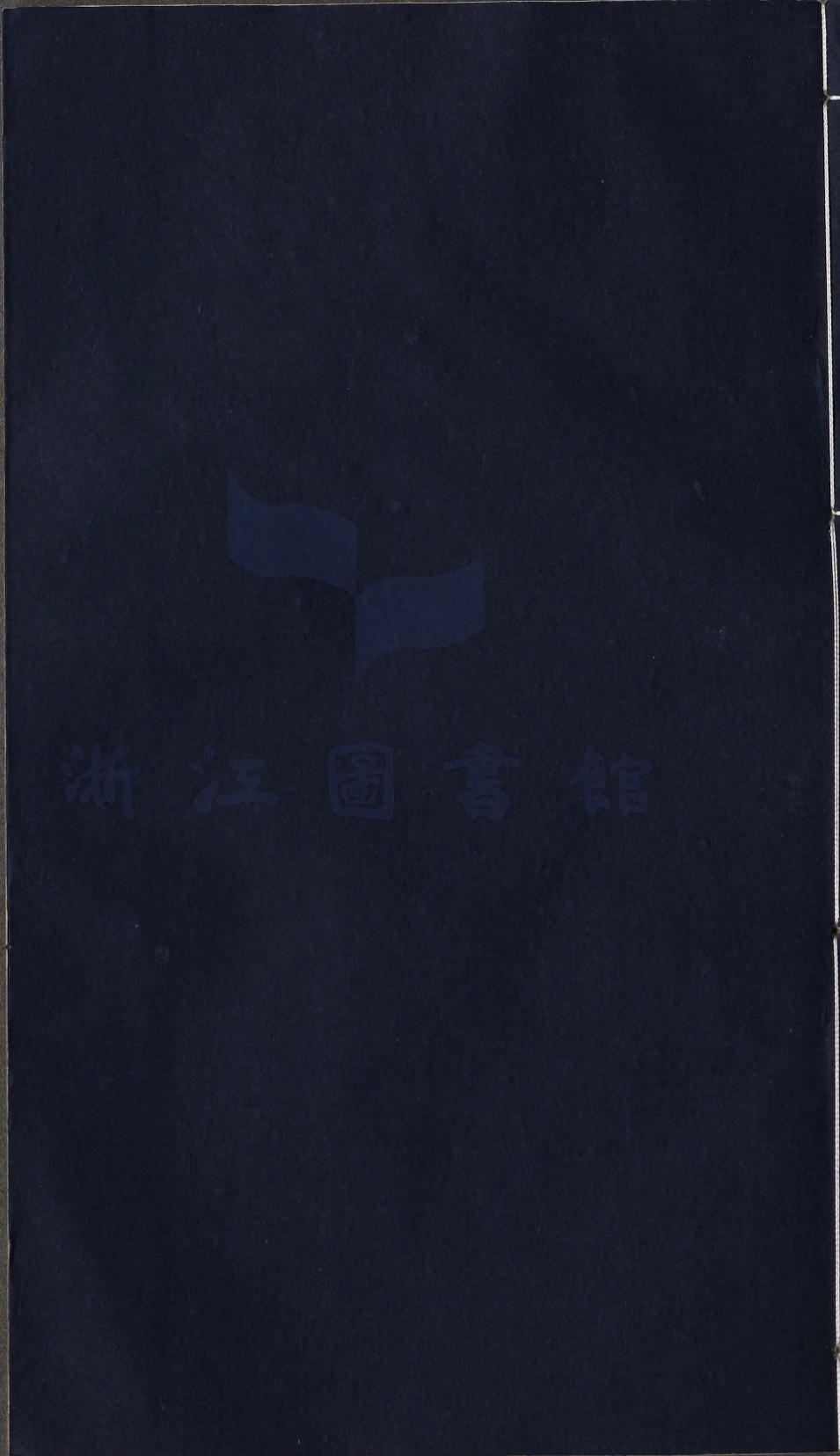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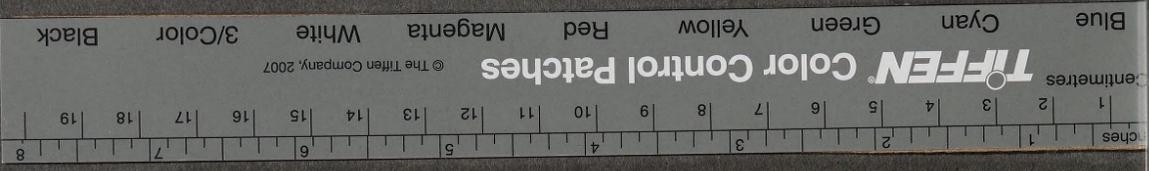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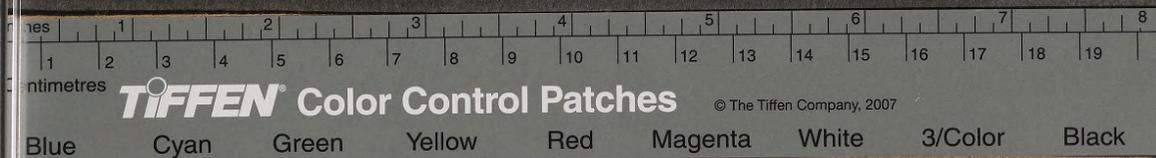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